

國學十典

冊五



中
庸

國學十典

中
庸

王國軒
譯注

中華書局

前言

《中庸》是儒家重要經典，它同《易經》一樣，都是儒家的理論淵藪。不過《易經》比《中庸》影響大，涵蓋面廣，而《中庸》是宋以後儒者研讀的重點。儒學，特別是理學，許多概念、命題出自《中庸》，許多理學大家持守《中庸》的信條，許多儒者用《中庸》的方法論思考，從而可以看出，《中庸》對中華文明的形成有著深遠的影響。

但今本《中庸》，並非獨立成編。它僅是《禮記》中的一篇，初始既沒有引起人們廣泛關注，也沒有留下作者姓名。

對於《中庸》的作者，一般認為，它出於子思（前四八三—前四〇二）之手。司馬遷曾說子思作《中庸》。據《史記·孔子世家》記載，孔子之孫名叫孔伋，字子思。據《韓非子·顯學》記載，孔子去世後，儒家分為八派，子思和孟子是其中一派。《荀子·非十二子》提到：「子思唱之，孟軻和之。」也把子思和孟子看成是一派。從師承關係來看，子思大概學於孔子的得意弟子曾子，《史記·孟子荀卿列傳》稱，孟子學於子思之門人。從《中庸》和《孟子》的基本觀點來看，大體上是相同的，所以有「思孟學派」的說法。後代因此而尊稱子思為「述聖」。至宋代，理學大家也認為《中庸》為子思所作，這幾乎成了定論。

近代人們對《中庸》作者產生疑問，有人據第二十八章「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兩段話，認為《中庸》是秦代作品；也有人認為是子思所作，只是摻入了秦人文字。我覺得現存的《中庸》，還應為子思所作，但可能經過秦代儒者的修改寫定。

現存本雖說沒有獨立成編，但早在西漢時代就有專門解釋《中庸》的著作。《漢書·藝文志》著錄有《中庸說》二篇，以後各代有關這方面的著作也有一些，但影響甚微。唐代韓愈注意《大學》、《中庸》，揭示道統。到宋代，很多人目光轉向《中庸》，范仲淹讓理學開山者之一張載讀《中庸》，二程表彰《中庸》，二程弟子也有關於《中庸》的著作，朱熹講友石子重

作《中庸解》，但影響最大的還是理學集大成者朱熹的《中庸章句》。

朱熹把《中庸》、《大學》、《論語》、《孟子》合在一起，稱為「四書」，並為之作章句集注。從元代開始，《四書章句集注》成為各級學校的必讀書，成為士子求取功名利祿的階梯，影響達七百年之久。

朱熹的《中庸章句序》，是一篇難得的歷史文化文獻。它完整地論述了儒家的道統論。首先，是道的內涵，序引《尚書·大禹謨》中「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四句話，表明宗旨，使其成為道統論的核心，後來被稱作「十六字心傳」。理學家們幾乎都把它奉為主臬，沒有誰人能繞過它。

其次，還使道的歷代承載人物譜系化。朱熹認為，堯舜禹湯、文王武王、周公召公、皋陶伊尹傳說，這些早期聖君名臣，使道代有傳人，形成統緒。孔子雖無其位，但「繼往聖，開來學」，其功有高過堯、舜的地方，自然也承載道統。曾子見知孔子，子思得其流風遺韻，此後孟子接續其統。孟子前後，異端肆起，特別是佛老思想「彌近理而大亂真」，道統失傳。至程顥、程頤出，斥佛道「似是而非」，續千載不傳之緒，完整地勾畫出一個道統流變史。

朱熹還說，自己早年對《中庸》有很多疑問，經過「沈潛反復」，多年思考，纔得其要領，最後「會衆說而折其中」，纔作成《中庸章句》。《中庸章句》使《中庸》之旨，枝分節解、脈絡貫通、詳略相因、巨細畢舉。此外還對詮釋《中庸》的各家同異得失，也加以辨析，把記錄論辯取捨的文字著為《中庸或問》。他還把石子重之書作了刪節，更名《中庸輯略》。又在講學中，同弟子反復討論《中庸》，這些討論大部分收錄在《朱子語類》中。可以看出，朱熹對《中庸》下了很多工夫，《中庸章句》是他的得意之作。以上這些書，是彼此密不可分的一個整體，相輔相成，是研究《中庸》不可或缺的資料。

在《中庸章句》篇題之下，朱熹對「中庸」下了一個定義，指出：「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庸，平常也。」「不偏不倚」，出自本書「中立而不倚」和改用《尚書·洪範》「無偏無陂」；「無過不及」，出自《論語·先進》。又用「平常」釋「庸」，藉以指出中庸的合度性、日用性。是「放之則彌六合，捲之則退藏於密」的道理，都是實用的學問。善於閱讀的

人只要仔細玩味，便可以終身受用不盡。

《中庸》及《中庸章句》及朱熹有關著作，還討論了儒學和理學的一系列問題，如命、性、教、道、慎獨、情、已發未發、中和、大本、達道、在中、時中、用中、費隱、忠恕、鬼神、五達道、三達德、知行、治國九經、擇善固執、誠、致曲、尊德性而道問學、學問思辨行、三重、仁義禮智、無聲無臭等等，有天道，有人道，有本體，有工夫。許多儒者對這些概念和命題也傾注了極大的熱情，進行了廣泛深入的論辯。這些討論，雖說常常莫衷一是，但豐富多綵，細緻入微，富有哲理。可以說宋明理學所以能成為本體化、哲學化的思潮，達到了時代哲學高峰，是和《中庸》及《中庸章句》密不可分的。

《中庸》在儒家典籍中，是高層次的理論色綵濃厚的著作。讀通、讀懂很不容易。朱熹認為讀四書應最後讀《中庸》，突出它的高深性。爲了增加它的可讀性，本書採取解讀、注釋、翻譯形式。三種形式各自成篇，又彼此照應。此次詮釋《中庸》，以《四書集注》中的《中庸章句》爲底本，文字、章節一一依從《章句》。注釋博采衆長，不固守宋儒。譯文與正文和注解相對應。解讀突出概念命題及章節的內在聯繫，有時采用朱說，有時覺得朱說過於勉強者，則另辟蹊徑，有的地方僅爲筆者一得之見。不當之處，在所難免，敬請同道和讀者指正。

王國軒

二〇一三年七月

目錄

第一章

一

第二章

二

第三章

三

第四章

四

第五章

四

第六章

五

第七章

五

第八章

六

第九章

六

第十章

七

第十一章

八

第十二章

九

第十三章

〇

第十四章

一

第十五章

二

第十六章

三

第十七章

一四

第十八章

一五

第十九章

一六

第二十章

一七

第二十一章

二二

第二十二章

二三

第二十三章

二四

第二十四章

二五

第二十五章

二六

第二十六章

二八

第二十七章

二九

第二十八章

三〇

第二十九章

三二

第三十章

三三

第三十一章

三五

第三十二章

三六

第三十三章

三九

附錄 朱熹《中庸章句序》

第一章

【題解】

本章先講天命，這裏講的命，不是指富貴、貧賤、壽夭等命定內容，而是指個人的稟賦而言，人的稟賦是自然形成的，這就是含有道德內容的性。人人遵循各自的性，在日常生活中，就知道當做甚麼，不當做甚麼，這就有了常規，這就是道。從道入手，修飾品節，這就是教化。從道不可片刻離開引入話題，強調在《大學》裏面也闡述過的「慎其獨」問題，要求人們加強道德自覺，謹慎地修養自己。

個人修養特別提出了「中和」這一範疇，進入全篇的主題。「中和」是儒學的重要範疇之一，歷來有各種各樣的理解。本章是從情的角度切入，對中和作出基本的解釋。按照本章的意思，在一個人還沒有表現出喜怒哀樂的情感時，心中是平靜的，不偏不倚的，所以叫做「中」。喜怒哀樂總是要發露出來的，但發出來要有節度，無過不及，這就叫做「和」。人人都達到「中和」的境界，整個社會大家都心平氣和，社會和自然界很和諧，天下也就太平無事了。這裏講的中和，實際就是中庸。前人說：「以性情言之，則曰中和；以德行之言，則曰中庸。」大體不錯。

本章具有全篇綱要的性質，所謂「一篇之體要」。其下十章，大體都圍繞本章內容而展開。用朱熹的話來說是「子思引夫子之言，以終此篇之義」。的確都是引孔子的話。

天命之謂性〔一〕，率性之謂道〔二〕，脩道之謂教〔三〕。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四〕，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覩〔五〕，恐懼乎其所不聞〔六〕。莫見乎隱〔七〕，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八〕。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九〕；發而皆中

節^{〔十〕}，謂之和^{〔十一〕}。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十二〕}。致中和^{〔十三〕}，天地位焉^{〔十四〕}，萬物育焉^{〔十五〕}。

【注釋】

〔一〕天：指自然的天。命：賦予。朱熹《中庸章句》中說：「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性：人性。

〔二〕率：遵循，按照。道：路，引申為規律、法則。朱熹《四書章句集注》中說：「猶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其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

〔三〕脩：修明，節制。教：教化，包括禮、樂、刑、政等。

〔四〕須臾：片刻。

〔五〕不覩：看不見的地方。

〔六〕不聞：聽不到的事情。

〔七〕莫：在這裏是「沒有甚麼更……」的意思。見（*xiàn*）：同「現」，顯現。乎：於。

〔八〕獨：獨處或獨知時。

〔九〕中：指不偏不倚的狀態。

〔十〕中（*zhōng*）節：符合法度。

〔十一〕和：和諧，不乖戾。

〔十二〕達道：天下古今必由之路，也指普遍規律。

〔十三〕致：達到。

〔十四〕位：安於所處的位置。

〔十五〕育：成長發育。

【譯文】

天賦與人的稟賦叫做性，遵循天性而行叫做道，按照道的原則修養叫做教。道是不可以片刻離開的，如果可以離開，那就不是道了。所以，君子在別人看不見的地方也是謹慎的，在別人聽不見的地方也是有所戒慎畏懼的。越是隱秘的事情越是容易顯露，越是細微的事情越是容易顯現。所以，君子在一個人獨處獨知的時候，更要謹慎。喜怒哀樂各種感情沒有表現出來的時候，叫做中；表現出來以後符合節度，叫做和。中是天下的根本；和是天下普遍遵循的規律。達到中和的境界，天地便各在其位了，萬物的生長就茂盛了。

第二章

【題解】

本章提出了「時中」的概念。《論語·先進》記載：「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曰：『然則師愈與？』子曰：『過猶不及。』」這是對「中」解釋的根據之一。但「中無定體，隨時而在」，也就是說中是處於變動不居之中，這就需要隨時處中，這就是「時中」。「時中」和「在中」是兩種不同的存在形態，但都是中，只是有已發未發之別罷了。君子有此德行，而又隨時處中，戒慎恐懼，所以能體現中庸。小人不知修養，任意妄行，自然會肆無忌憚，好走極端，和中庸相反。

仲尼曰「^{〔一〕}：「君子中庸^{〔二〕}，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三〕}；小人之中庸也^{〔四〕}，小人而無忌憚也^{〔五〕}。」

【注釋】

「^{〔一〕} 仲尼：即孔子，名丘，字仲尼。

「^{〔二〕} 中庸：朱熹注「中庸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它是儒家的最高道德標準。

「^{〔三〕} 時中：隨時而處中。

「^{〔四〕} 小人之中庸也：王肅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程、朱皆從之。

「^{〔五〕} 忌憚：顧忌和畏懼。

【譯文】

仲尼說：「君子能中庸，小人違背中庸。君子之所以能中庸，是因為君子隨時做到合度適中；小人之所以違背中庸，是因為小人無所顧忌肆意妄為。」

第三章

【題解】

正因為中庸是最高的德行，所以難以把持。不偏不倚，無過無不及，在兩端中尋求合度點，在動靜云為中做到恰到好处，當然是很難的事。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注釋】

「一」至：極至，頂點。

「二」鮮（xiǎn）：少，不多。

【譯文】

孔子說：「中庸大概是最高最好的德行了吧！但人們很少能够做到，這種狀況已經很久了！」

第四章

【題解】

行是實踐，明是認知。賢與不肖是對立的兩種現象，智者做得過頭，愚者做得不足，還是過與不及的問題。正因為要麼太過，要麼不及，所以，總是不能做得恰到好處。賢者與不肖者也如此。其根本在於認識，就好比人們每天都在喫喝，卻很少有人真正品出滋味一樣，缺乏對道的真知。

子曰：「道之不行也^{〔一〕}，我知之矣；知者過之^{〔二〕}，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三〕}。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四〕}。」

【注釋】

〔一〕道：指中庸之道。

〔二〕知：同「智」。過：超過限度。

〔三〕不肖者：指不賢的人。

〔四〕味：滋味。

【譯文】

孔子說：「中庸之道不能實行的原因，我知道了：聰明的人自以為是，認識過了頭；愚蠢的人智力不及，不能理解它。中庸之道不能彰顯的原因，我知道了：賢能的人做得過了分，不賢的人又做不到。就像人們每天都要喫東西，卻很少有人能夠真正品出滋味。」

第五章

【題解】

朱熹說：「由不明，故不行。」由於對道的內容和重要性不瞭解，所以不能實行。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

【注釋】

「一」其：表示推測的語氣助詞。夫（ㄜ）：語尾詞，表示感嘆。

【譯文】

孔子說：「道大概不能實行了吧。」

第六章

【題解】

舜所以大智，在於不自以為是而且善於向人學習，粗淺的言論都要聽，聽到不好的話不去計較，聽到好的言論到處傳播，這樣光明正大的行為自然會感動人，誰不願把真實情況告訴他呢？但聽到真實情況還不夠，還必須善於分析選擇。執兩用中，做到不偏不倚、無過無不及，真正恰到好處。選擇好了，還要善於應用，這是一種大智慧。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一〕！舜好問而好察邇言〔二〕，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三〕！」

【注釋】

〔一〕舜：古代帝王，名重華，史稱虞舜。大知：有很高的才智。知，同「智」。

〔二〕邇言：淺近的話。

〔三〕其：語氣詞，表示推測。斯：這。

【譯文】

孔子說：「舜可以說是具有大智慧的人吧！他喜歡向人請教問題，又善於從人們淺近平常的話語裏分析其含義，不宣揚別人的惡言惡行，只表彰別人的嘉言善行，根據過與不及兩端的情況，采納中庸之道來治理百姓，這就是舜之所以成為舜的原因吧！」